

短篇小說

石門之狼

九龍

事情是這樣的。今年春間，我有了一段假期，因為我久已對臺灣抗日的史實感到莫大興趣，因此利用假期四處走訪了幾位老一輩的人們，想多知道一些六十年前的狀況。一天，我造訪一位李姓老人。他和我所拜訪過的許多老人一樣，當時還是個無知的孩童，除了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而外，所知無多。我們談了一些話之後，我問：

「老伯，再請問你，那時有沒有特別勇敢的人？」

「比論殺死日本仔最多的。」

「呵，我沒……哦，有有，不過唔係臺灣人。」

「你說是高山同胞？就請你講他的故事好麼？」

「我也不怎麼清楚。人家都管他叫石門之狼。」老人停頓片刻，似是在搜尋古老的記憶。……四五十年的歲，這石門之狼，真好比虎狼，斬死了四五十個日本仔。」

我驚住了，居然有這種本領過人的英雄！我誠口結舌緊張地注視老人乾癟的嘴唇。「那時我係個陰勇（註：日治時為防山胞出草，在山地平地交界處設防線，叫陰勇線，並募濠胞駐防，謂之陰勇），但我在馬武督練勤務，這是從個陰勇聽到的，係發生在角板山方面的事情。好像說是高壽社的日本巡查兩公婆在一天晚上被殺死，祇剩下身體，首級被割去。接着石門、竹坪、竹頭角、拉港、巴崙、高岡等沿大刺嶽溪一帶的派出所都相繼遭到毒手，有的竟發生在白天。罹難者都一刀斬斷身首。呵！番刀仔真厲害呵！日本人屢次動員大隊警察和陰勇圍山，莫說捉，連影子都看不到。後來有人說，每次兇案發生後都可聽到刺耳的狼叫，應聲而墜者就如嬰兒哭叫，所以大家相信個番仔的父母被日本殺害，沒人無育，給山中的狼腳去撫養，如今長大了便出來尋仇的。」

「呀！老伯，這不是很奇怪嗎？據我所知，臺灣並沒有狼，怎會撫養他？」

「嘿……係喇，我食到這麼老，也沒見過狼，長得怎樣，吠聲如何？」

後來日本仔嚴加戒備，把女眷集中，沒料更給他便宜，一氣兒殺死了五個女人四個小孩。他像山中野獸一般，常人不能到的地方統統能到。有一次被大隊人馬圍住，却在幾十丈的懸崖上失蹤。他能飛躍走壁……」

此後我還訪問了幾位老人。最後我遇見了一位姓的老人，他認識當年在角板山隘勇線當陰勇的人。據說此人係本鄉人，與我同姓，極可能與我有親戚關係，如有機會看到他，或可得到滿意的答案。

我欣喜欲狂，返家後即向父親詢問。原來此人正是我的遠房親戚。父親在少年時曾見過幾面，以後一直居住山中叫大坪坪的地方，音訊隔絕已有三十多年之久，是否尚在人間不得而知。父親還說：所謂大坪坪，在石門上游數公里處，河道在此轉個大彎，環抱一小塊荒地。居民僅數戶，附近盡是崇山峻嶺，荒無人煙，倘無人帶路，恐不易找到。

左思右想祇有作單獨尋訪的打算。我自問生平走過的山路頗為不少，但這樣的却是破

題頭一遭。路是那麼狹小，而且盤來曲去覆滿枯藤葉，必須細心辨認。加上古木蔽天，視界全無，時時都有迷失方向的危險。不知有多少次逡巡不前，但一股靈勁支持着我。

中午時分，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頂，找了一處無樹的地方眺望，溪流仍隱約可見，但其餘三面是層層密密的一片綠海。儘管如此，我已看清此山是從東延向西的，與看不見的溪流上游正成平行。方向既已看清，心中很覺欣慰，取出便當大嚼一頓。休息約半小時後，又開始前進。

約莫四十分鐘後，忽然我發見前面斜坡度較緩，被闖為甘藷園。這一發見真是非同小可，由此我確信距目的地已不遠了。至少附近有人家是無可置疑的。

走過甘藷園不久，向右一看，在一小塊茶園盡頭的一排竹林裏，黃褐色的竹片屋頂赫然在目，只見三四棟茅屋併列在一起，兩旁又毗連着更矮的竹片屋，該是牛欄豬圈之類，中央圍成一小塊土地，幾隻雞正在安祥踱步覓食。正在欣賞時，突從屋裏滾出一隻大黑狗，狂吠着逼過來；接着有兩個拖着鼻涕的小朋友出現門口，呵叱着狗大聲呼喊：

「嗨，有人來啦？一聲充滿驚詫之聲。」

我聽了，彷彿覺得有很久很久一段時間沒聽到人間聲音，感到異樣親切。

走到門口，恰巧一位中年婦人出來了。

「請問，這地係大樹坪麼？」

「係啦。」

「那這地有個人叫鍾××的，係麼？」「哦！他呢？我叫他叔公的。」我說出祖父與父親的名字，以為自我介紹。

「呵……」她目瞪口呆，半天才訥訥地說：「哦，請入來，坐坐。」說完就與沖沖地轉身入內，喊道：

「阿爸，老屋有人來，保阿彥叔公的孫兒。」

「老屋啊？我來看你。」分明是上了年紀的人在答。

於是，一位老人從裏頭踱了出來。他老態龍鍾，骨瘦如柴，只有一雙眼炯炯有神。我忙趨前叫了一聲叔公。他對我的出現似乎大感意外，顯得格外興奮而且親熱。

下面便是我的叔公向我敘述的話：「石門之狼其實並不是什麼被狼養大的人，更不是什麼神仙劍俠之類，而是道道地地的高喬社山地同胞。年紀與我相彷彿，體格魁梧，力大如牛，身手矯健非凡，是典型的山地漢子。」

那年，日本人發動討伐山地，他還（下接二八頁）



去下跳躍一，裏口在脚刀大把他

(上接第廿五頁「石門之狼」) 是個二十歲上下的年輕小伙子。枕頭山之役，角板山之役，他都隨其祖父、父親參與，轟轟烈烈地和日軍周旋了一番。察那魯族的英名便是在這時顯赫了全日本的。不幸的是他的祖父與父親相繼犧牲，他也受重傷，被其戰友抬到內山休養。這其間，山胞由於勢單力薄，加上彈盡援絕，僅能予日軍以重創，終於一蹶不振，最後祇得投降做一個順民，結束了年餘之久的浴血抗暴戰事。

他傷愈後回到高香社，才發見村民慘遭屠殺，婦女被姦淫，而他的未婚妻更被輪姦至死。

無比的憤恨，迫使他暗地地糾集同志，然而當時強壯的青年男子犧牲殆盡，不僅人數有限，而且武器又多數已遭沒收，所餘寥寥，且又是舊式樣古舊，在精銳的日軍前不啻是螻蛄之臂，因此許多同志紛紛知難而退。他滿腔熱血無由壓抑，便決定獨自行動。此後約兩年之間，他日以繼夜地鍛鍊身體，養成一副耐勞耐苦鋼鐵一般的體格。

於是他開始行動了。起初在晚間，把日人巡查與女伴一個個殺死，切取頭顱後逃脫。不久晚間警戒嚴備起來，便改在白天的行事，專找日人容易下手。首尾約一年之間，共襲擊了七所派出所，殺人達十三人之多！

那時，據說他經常躲在石門附近山中，日警也屢次搜索石門一帶。他本領真够大，連影子也沒曾被他們看到。此時「石門之狼」這一名字便在山地不脛而走。正如你聽過，他每一次行動得手後便發出狼嗥一樣的聲響。其實那是用一種樹葉捲起來製成的哨子聲而已。也許這是一種示威，亦可能有同謀者，藉此以為信號。所謂「石門之狼」是日本人叫出來的。我們臺灣向無狼，不知其味聲如何，但日人却知道，故給起了這樣一個名字。

一天，日警得了消息，說「石門之狼」正藏躲在石門附近。他們立即組織了個龐大的搜山隊，包括一百名憲警，約兩百名隘勇，分三路進剿。一路由龍潭向內進發，一路由大溪經入結，從內山向外搜；另一路則取其中間，經由溪洲湖溪而上，形成鉗形攻勢。為了捉拿一個人而動員了偌大一隊人馬，可知當時日人是如何懼怕他，如何痛恨他了。

我也是這隊人馬中之一，屬於第二路，從大溪而入結經由頭角順流而下。由於這次軍事行動，我發見了大樽坪這一地方頗可家居，乃於避退隘勇職務後卜居於此從事開墾。且連日警這一次搜捕計劃擬訂得相當周密，到我們跋涉走路抵達石門時，其餘兩路人馬也到達了。大家嗚槍吶喊，四處搜索，逐漸把包圍圈收縮。果然，他那時正好躲在附近，無法逃脫，被圍在核心了。他走頭無路，就跑到那條著名的鐵索「大竹橋」上。

此橋是唯有一種跨大料嵌溪的鐵索橋，把石門那兩扇門聯繫在一起，為隘勇線交通孔道，長達二十餘丈，高十數丈。倘非訓練有素，走至中間必起猛烈震盪，足以教一個壯健男子進退維谷。站在橋上，往往可見雲霧低迷脚下，但聞激流轟然，真有凌空疾飛之概。此橋於隘勇線撤銷後無人往來，故已不留痕跡。

「石門之狼」走到橋中心被困住了。兩岸人馬由於目標模糊搖曳不定，且又怕傷及對岸友軍不敢冒然開火，同時大家都知道在那樣的僅容立錐的危橋上，絕非「石門之狼」的對手，誰也不敢妄擊，就是那些平時自負，傲視一切的日本人也逡巡不前。如此相持了幾分鐘，「石門之狼」似乎以為人家沒奈何他，突地把那笛子大吹起來，薄厲尖銳的聲音震盪開來，使眾人攝住了，祇聞山鳴谷應，扣人心弦。就在這一刻那間，「砰！」的一聲響過來。我看得還清楚，他似乎踉蹌了一下，但立即又屹然直立，這時又響來一陣笛聲，說時遲那時快，他把大刀啣在口裏，一躍跳下去。

日人看了這情形，立刻下令射擊。以後我們又到溪邊搜尋。那時恰是漲水時節，激流奔騰翻滾。大家驚候到次日中午，然而他已杳如黃鶴不見影踪了。

### 經濟部農業化工廠

#### 主要產品

六角牌 嘉禾牌

- |        |     |     |     |        |
|--------|-----|-----|-----|--------|
| D B 魚防 | T 殺 | 精製米 | 花生油 | 工業用米糠油 |
| D H 籐蛙 | 除草劑 | 靈   | 生油  | 食用維生油  |
| T C 精劑 | 靈   | 糖粉  | 油   | 油      |

代客加工：米糠提油、花生提油、黃豆提油、芝麻提油、各種殺蟲藥劑配製

廠址：高雄市成功二路四號  
電話：3666 4777 5291 5292

臺北代銷處：臺北市南陽街卅六號  
電話：29749

恭賀新禧 並祝新年進步  
慶祝農民節 並賀大豐年

榮興行 振興行 鞠躬

臺北市西寧南路十五號  
電話：二六一六九

種植洋蔥馬鈴薯蕃茄瓜類等農友們請注意：  
露菌病、軟腐病、葉霉病、褐紋病、炭疽病及其他疫病特效強  
力殺菌劑 歡迎試用比較  
純日本三共會社出品  
殺蟲劑

敬請採用 嘉多露殺蟲液 等為防治病蟲害名藥  
三共ホルドウ  
馬鈴薯ホルドウ  
タイアチノン

人人都相信，『石門之狼』確已被擊斃，否則亦已斃死無疑，絕無一線生機，那位首先開槍的日本警官是著名的狙擊手，他事後逢人便誇口，說那一槍曾命中，絕無差池，因此大家更以為必死無疑。

然而事有意外，約三個月後，可怕的『石門之狼』又復出現了！那時日人以為大禍既已除去，可以高枕無憂，便疎於防範。那位狙擊手當時因功擢升，在雁耶山派出所當一名警部補，在一個夜晚竟給砍去了腦袋。於是，狼嘯又響遍了整個高崗蕃社了！

這以後『石門之狼』真正可說是神出鬼沒，把那些暴力征服者一股腦兒攪進恐怖顛簸的深淵裏。一次，一連兩天相繼在柑坪與高崗蕃社出現。這兩地相隔幾座大山，常人要兩三方能走到，而他却能在不到一晝夜之間出現於兩地。於是謠言便得播開來，說『石門之狼』根本不是人，而是介乎人獸之間的狼，不獨大難不死，而且日行千里呢！

日警用盡方法，自覺窮於應付，乃嚴禁人民傳聞，因此外界鮮有所知。此外還不斷地動員人馬搜索，加強戒備，說也奇怪，『石門之狼』一連出現五六次，擷得了幾個犧牲之後，便隱伏不再現身了，『石門之狼』的名字也漸為人們所淡忘。

聽了志叔公這一大篇話，我早已如着了魔，激動不已。我心中還有疑問：『石門之狼』死而不死，日行千里……這些究竟有可能嗎？正想啓口發問時，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事，一連喝下幾口茶，清了清嗓子，又開口談下：

『噯……說來真可憐啊。『石門之狼』原來是在石門的鐵索橋上被擊中要害，跳水後死的。』

他的屍首在入晚後不久，在下游約一公里處浮起，恰為一猛勇所見。他偷偷地把它藏在隱蔽處。這人後來還告知高蕃社的居民們，並引導他們至原地予以掩埋。

如今這位英雄埋骨之地雖已不可尋，然他的靈魂是不滅的。毫無疑問，他仍日夜看守着偉大的大料坎溪，以及那些沿溪營生的無數善良同胞們……』

老人說到此，似不勝其感慨，語調顯著地低沉了許多。不知怎地，我心中起了一陣莫名的悵悵之感。

『那麼叔公，以後『石門之狼』的出現是他同族的人幹的嗎？』

『那當然！』他的神采忽然又昂揚起來：『不過究竟是哪一個，誰也不知，也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

這天晚上，我夢見一位高山同胞：其藏六尺，面目黧黑，濃眉大眼，眉間與下巴各有一小塊刺青，雄赳赳氣昂昂，一臉嚴肅，凜然不可侵犯。其行動穩重，身手矯健得出奇，攀藤爬樹，如履平地。忽見那手中白晃晃的彎月形蕃刀起處，一位臥下留着一撮小鬍子的

日人警官頭顱滾滾落下來，血流滿地，留下癢癢的四肢和胴體，以及那把腰間的佩刀，在月光下展現出一幕淒慘但又有些滑稽的景象。這不就是強權暴力的下場的寫照嗎？正在我懷然有所領悟時，那位高山同胞却不慌不忙地一手抓住滴着血的頭顱，另一手拿了什麼東西塞進口裏。立刻一陣薄厲的聲響響過來，如針戳進耳內，令人不寒而慄。我驚醒過來，霍然起身，那尖銳的聲響却仍陣陣響個不停。呀！是真？是夢？一時如墜入五里霧中。

『哈哈……你醒了嗎？看，我已做好『石門之狼』所用的笛子。你聽聽。』

老叔公把手裏的東西遞過來讓我看了看，然後塞進口裏。真的，那聲音又響過來了，有點像嬰兒哭叫聲，却更尖銳，動人心扉。

我想起這才夢境，不禁悵然若有所失。早飯後我便整裝告辭了。

祇有 殺鼠靈 能殺絕全部鼠患 請

貴家長及時使用 殺鼠靈 殺絕全部鼠患

WARFARIN



誠徵各鄉 鎮經銷處 請函本廠 全省農會藥房均售 實華製藥廠 臺北市博愛路九十八號

促進發育 節省飼料 提早生蛋 預防疾病 縮短肥育 增加收益



美國純美化學公司出品

歐羅肥

分銷處 和民行 38號 和聯行 224號 權正路 125號 民市中里 南中維新 臺東屏

總批發 新臺畜牧獸醫服務社 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35號

各農會飼料店均售